



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考

何志華

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



《文子》、《淮南》兩書成書年代之先後問題，嚮來爭議甚多。自1973年河北省定縣八角廊四十號漢墓出土竹簡本《文子》以來，學術界得知竹簡所記最晚之年代為漢宣帝五鳳二年(公元前56年)，此即《文子》成書年代之下限。雖然，此一年限仍較劉安進《淮南子》之建元初年(約公元前140年)為晚，兩者相距亦有八十四年，然而大部分學者仍相信竹簡本《文子》成書較早，《淮南子》成書較後。¹筆者曾撰文提及出土竹簡本《文子》資料未足，現階段不能論斷竹簡本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之先後問題。²雖然學者對竹簡《文子》之成書年代仍有分歧，然而就今本《文子》之成書年代，學者意見大抵一致，以為今本《文子》之成書年代乃在竹簡《文子》之後，亦在《淮南》之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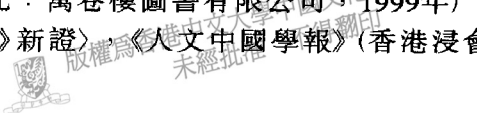
今本《文子》之成書年代

姑勿論竹簡《文子》與今本《文子》是否同源，今本《文子》之成書年代必晚於竹簡《文子》。張豐乾〈試論竹簡《文子》與今本《文子》的關係：兼為《淮南子》正名〉云：

今本《文子》在思想上雖然與竹簡本有呼應之處，但對竹簡本思想的繼承和保存只佔次要的地位，更多的是訓釋、發揮、增刪，甚至割裂和背離，說明今

¹ 李學勤：〈試論八角廊簡《文子》〉，載李學勤：《古文獻叢論》(上海：遠東出版社，1996年)，頁151；陳麗桂：〈從出土竹簡「文子」看古、今本「文子」與「淮南子」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〉，《哲學與文化》第二十三卷第八期(1996年8月)，頁1880；丁原植：《文子新論》(臺北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，1999年)，頁12。

² 何志華：〈出土《文子》新證〉，《人文中國學報》(香港浸會大學)第五期(1998年)，頁151-87。



本必晚出於竹簡本，這種情況和《易傳·繫辭》、《老子》等古籍的流傳情況截然不同，根據現有材料，我們不能輕言今本《文子》是「西漢初年已有的古籍」。³

今本《文子》固然並非西漢初年已有之古籍，其成書年代亦在《淮南》之後。陳麗桂論之極詳，陳氏以為竹簡《文子》早於《淮南》，而今本《文子》則後於《淮南》。其說云：

〔就出土竹簡本《文子》而言〕從今本唯一保存古痕、相應古本的《道德》篇遭竄增的情況看來，其與《淮南子》內容相應的部分，如果不是抄錄自同一本古書，而詳略有異，便是今本《文子》節取《淮南子》的要義而摻入。……總之，個人認為：竹簡《文子》固在《淮南子》之前，今本《文子》的形成則當在《淮南子》之後。⁴

及後陳麗桂發表〈試就今本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的不重襲內容推測古本《文子》的幾個思想論題〉，進一步比對《淮南》、《文子》重應內容的文字風格，從而提出書證證明今本《文子》成書年代後於《淮南》，而內容則大抵抄襲《淮南》而來，並進而否定兩書相合內容乃抄錄自同一本古書的可能性。陳氏云：

有沒有另一種可能，即兩者共同抄自先秦其他典籍，卻詳略互異？如果光就這類鋪衍極盛的例子看來，答案應該是否定的。因為，像這類以辭賦式的大篇鋪衍來論理，排句、對仗、修辭兼俱，一貫而下的鋪敘風格，既不合於出土殘簡《文子》的文字氣質（主要就與今本文字可相應的篇章推斷）；也與今本《文子》中與《淮南子》不相重應部分的文章風格不相類；相較於即今所知見的先秦其他子學典籍的表達形態，也是異數。然而，它卻是《淮南子》全書很典型的表詮風格與普遍體式，上自〈原道〉、〈俶真〉、〈精神〉、〈本經〉，下迄〈脩務〉、〈泰族〉，時時可見這樣的文字色調與表達形態。⁵

陳說極確，比對今本《文子》與《淮南》兩書，得見其中大部分內容重複出現。依據上述眾多學者細意比對之結果，可知今本《文子》乃因襲《淮南》而成，其成書年代亦當在《淮南》之後。陳廣忠《中國道家新論》亦云：「可以確信，今本《文子》並非完整的先秦、漢初舊籍，主要資料來源當出自《淮南子》。」⁶既知今本《文子》曾因襲

³ 《中國社會科學》1998年第2期，頁121。

⁴ 陳麗桂：〈從出土竹簡「文子」看古、今本「文子」與「淮南子」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〉，頁1881。

⁵ 載陳鼓應（主編）：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八輯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0年），頁208。

⁶ 陳廣忠：《中國道家新論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2001年），頁171。

《淮南》而劉安之進《淮南》乃在建元初年，則今本《文子》之成書年代亦當後於建元年間。拙著〈論《淮南子》高誘《注》與《文子》之關係〉提出書證，證明高誘注解《淮南》時，曾參考《文子》，則今本《文子》之成書甚或在東漢高誘注解《淮南》之前。⁷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老子》方法舉隅

在探究今本《文子》如何詮釋《淮南》之前，本文先就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老子》之方法加以分析，以見其襲用古籍之同時，亦加發揮，而非純然因襲。考杜道堅《通玄真經續義·序》云：「《文子》者，《道德經》之傳也。《老子》本《易》而著書，《文子》法《老》而立言。」⁸可見今本《文子》亦有詮釋《老子》之言。然而，誠如上文所述，今本《文子》大部分內容既重見於《淮南》，則分析今本《文子》如何詮釋、發揮《老子》，必須選取今本《文子》內容與《老子》相應而又不見於《淮南》者，方能視為今本《文子》之原始資料，並可據此探究今本《文子》編者如何詮釋《老子》，並進而發揮《老子》義理。丁原植〈就竹簡資料看《文子》與解《老》傳承〉曾輯錄今本《文子》與《老子》相關而不見《淮南》者六例，⁹以見今本《文子》曾在思想內容上詮釋《老子》文義，分析細微，論說有據。今考丁氏所舉六例，均可見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老子》之具體方法。細意分析今本《文子》之詮釋方法，其最常見者，乃為今本《文子》選取《老子》不同篇章，就其內容義理相近者重新併合，再發揮、詮釋《老子》旨意。

⁷ 《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》新一期(1992年)，頁131-50。拙文提出之論證，譚家健〈《文子》成書年代瑣議〉表示認同，見《長沙電力學院學報(社會科學版)》1998年第2期，頁84。

⁸ 杜道堅：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正統《道藏》本(臺北：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，1985年)，〈序〉，總頁358。本文引用《文子》除特別標明外，並據此本。

⁹ 載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七輯「郭店楚簡專號」(1999年)，頁107。按丁氏所輯《文子》、《老子》義理相關者六例，其中一例其實見《淮南》，丁氏文中舉《文子·上仁》第七章為例：「人君之道，無為而有就也，有立而無好也。有為即議，有好即諛。議即可奪，諛即可誘。夫以建而制於人者，不能治國，故『善建者不拔』，言建之無形也，唯神化者，物莫能勝。」(頁110)按此章其實見《淮南》。《淮南·主術》(影鈔北宋本(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，1974年)；本文除特別標明外，所引《淮南》皆據此本)云：「是故君人者，無為而有守也，有立〔原誤『為』，據王念孫說改〕而無好也。有為則讒生，有好則諛起。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，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，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，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。故善建者不拔，言建之無形也〔按『言建之無形也』六字誤入注文，據王念孫說移正〕。夫火熱而水滅之，金剛而火銷之，木強而斧伐之，水流而土遏之，唯造化者，物莫能勝也。」準此可知，今本《文子》此章雖有發揮《老子》文義，然而既與《淮南》相近，或即因襲《淮南》而來，似不宜視為《文子》原始資料。

此外，依據1993年湖北郭店出土竹簡《老子》資料所見，今傳本《老子》其實亦經後人增訂詮釋。¹⁰ 為求在比對《老子》、《文子》兩書文義時可以更接近古籍原貌，今試以竹簡本《老子》為主，再輔以今傳本王弼注本《老子》，比對《老子》、《文子》兩書相合者，舉例說明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老子》之具體方法。考《文子·道原》云：「夫道，有無相生也，難易相成也。是以聖人執道虛靜、微妙以成其德。故有道即有德，有德即有功，有功即有名，有名即復歸於道，功名長久，終身無咎。王公有功名，孤寡無功名，故曰：『聖人自謂孤寡。』歸其根本，功成而不有，故有功以為利，無名以為用。」¹¹ 按今本《文子》此段不見《淮南》，可視為《文子》之原始資料。細意分析，《文子》釋讀《老子》之方法，主要為採擷《老子》不同篇章再加以重新組合發揮。首先，《文子》謂「有無相生也，難易相成也」。此語實見竹簡《老子》第三章。竹簡本《老子》甲本第三章云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為美也，惡已。皆知善，此其不善已。有亡之相生也，難易之相成也。」至於今本《文子·道原》下文續謂「是以聖人執道虛靜、微妙以成其德」。旨意玄妙，實則乃擷取《老子》其他篇章再加發揮而成。考竹簡本《老子》甲本第一章第五節云：「長古之善為士者，必微溺(妙)玄達，深不可識，是以為之容。」¹² 竹簡本《老子》謂「微妙玄達，深不可識，是以為之容」，今本《文子》加以詮釋，乃謂「微妙以成其德」。又今本《文子》下文謂「王公有功名，孤寡無功名，故曰：『聖人自謂孤寡。』」亦採錄《老子》其他篇章再加詮釋而來。考此章《老子》不見竹簡本，卻見今本《老子》第三十九章云：「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。」又《文子》下文謂「歸其根本，功成而不有，故有功以為利，無名以為用」者，文義相接，一氣呵成，實則再次擷取《老子》其他篇章再加發揮而來。考今本《老子》第三十四章云：「功成不名有。」又今本《老子》第十一章云：「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」¹³

¹⁰ 郭店出土竹簡本《老子》，據學者考證，其年代不晚於公元前300年左右，依據裘錫圭〈郭店《老子》簡初探〉(載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十七輯)分析，竹簡《老子》「比已有的《老子》的最古本子——抄寫於秦漢之際或漢代初年的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本、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乙本，還早了一百年左右。其所抄《老子》在分章和文字內容等方面，跟帛甲本以下各本有很多不同」(頁26)。另張吉良《老聃〈老子〉太史儋〈道德經〉》(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1年)亦謂「把郭店簡本《老子》同帛書本《德經》《道經》，王弼本、河上公本、傅奕本《道德經》對照，……可見簡本是《老子》的一種原始傳本；帛書本、通行本是在簡本的基礎上融合全部簡本的不同增訂傳本」(〈代緒論〉，頁1)。可見今傳本《老子》其實亦為一增訂本。

¹¹ 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一六上(總頁367)。

¹² 張吉良：《老聃〈老子〉太史儋〈道德經〉》，頁38，26。

¹³ 王弼注本《老子》，正統《道藏》本，卷三，頁五(總頁557)；卷二，頁一〇(總頁554)；卷一，頁七(總頁546)。

就上引今本《文子·道原》與上述六篇《老子》之比對結果而言，可見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老子》之具體方法，乃在結合不同篇章的《老子》語句，然後再行發揮。丁原植〈就竹簡資料看《文子》與解《老》傳承〉分析《文子·道原》此章意義云：

此處首段文字所表現的思想相當特殊。「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」，見於竹簡《老子》甲本對應王弼本第二章。《老子》此章的原意是解釋稱名的相對性問題。也就是任何稱名的界定，必將落入相對的關係之中。但是，《文子》卻將「道」與「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」的性質連繫起來。這似乎意味著，《文子》書中保留以「有、無」的相互關係，來解釋「始源」之「道」運作的思想。所以，它認為由「道」而有「德」、「功」與「名」，並復返於「道」，並以「有功」為「利」，以「無名」為「用」。這實際上是把「稱名」的思辨探討轉換為人文設施的「始—終」關照。同樣顯現為《老子》思想的一種推衍。¹⁴

丁氏細解今本《文子》如何在意義上詮釋、發揮《老子》「有無」之義，論說有據。結合上文所論，可見今本《文子》發揮《老子》「有無」之義，其方法乃利用《老子》不同篇章，重新組合再加以詮釋。而今本《文子》所謂詮釋、增益之詞，其實並非全然出於今本《文子》編者憑空堆砌，而實有取諸《老子》原書者。所謂以《老子》發揮《老子》，是為今本《文子》編者對《老子》之詮釋方法。由此可知，今本《文子》擷取不同篇章之《老子》內容，然後重新併合發揮，當中亦有精密之法度存焉，而並非出自今本《文子》之憑空臆斷。

今本《文子》與《老子》內容重複者，就篇幅長短而言，未算繁富，然而其詮釋方法已有法度。依此推論，與今本《文子》內容有大量重複之《淮南》而言，《文子》之詮釋方法必更為複雜而多變。因此，分析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之具體方法，於《淮南》、《文子》兩書之研究而言，就彌足珍貴了。

今本《文子》與《淮南子》重複內容概述

陳廣忠《中國道家新論》云：「今本《文子》約五萬餘言，其中七千餘字即15%為《淮南子》所無，可以知道今本《文子》尚有部分先秦《文子》遺存之舊文；而其餘85%則與《淮南子》基本相同。可以確信，今本《文子》並非完整的先秦、漢初舊籍，主要資料來源當出自《淮南子》。」由此可見，今本《文子》約近百分之八十五與《淮南》重複。而依照上文引述眾多學者考證結果，今本《文子》成書年代後於《淮南》，而拙著〈論《淮南子》高誘《注》與《文子》之關係〉依據《淮南》高誘《注》與今本《文子》相合

¹⁴ 丁原植：〈就竹簡資料看《文子》與解《老》傳承〉，頁109。

例證分析，以為今本《文子》成書年代乃在東漢高誘注解《淮南》之前。由此推論，今本《文子》對《淮南》之整理，較之現存《淮南》舊注，包括東漢許慎注及高誘注，其年代皆相去未遠。陳麗桂云：「《淮南子》與今本《文子·道德》相對應比照的結果，……一律都是《淮南子》詳而繁，《文子》簡而略。……其議論且常是直論，既不側說，也無反證，比較起其所對應的《淮南子》各篇內容，竟常常是全節的結論與核心要旨。並簡約其文，而帶著濃厚的隱括、摘要意味。」¹⁵ 陳麗桂提出今本《文子》曾簡約、隱括《淮南》原文內容，論說有據。然而，就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之眾多方法而言，陳說猶有未盡，仍可深入探究。其實，今本《文子》改易《淮南》之方法甚多，或則簡括其文，或則訓解其義，或則依據別書改易其詞，不一而足。至於《淮南》原文意旨，乃至字詞用語，今本《文子》亦有改動。總而言之，今本《文子》對《淮南》之改動，幾乎是一次有系統的重新詮釋。¹⁶ 本文嘗試蒐集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原文的不同方法，選取其中顯例，加以說明，以見今本《文子》在大量襲用《淮南》之同時，又在全面而有系統地重新詮釋《淮南》。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方法探究

歷來，學者探究《淮南》及今本《文子》之關係，論著豐碩，創獲亦多。錢熙祚《文子校勘記》就曾列出書證，表明《淮南》徵引事例其人物年代有後於文子、老子者，《文子》編者每每刪去人物而只作泛論之辭；又王利器《文子疏義》則比對《淮南》、《文

¹⁵ 陳廣忠：《中國道家新論》，頁171；陳麗桂：〈從出土竹簡「文子」看古、今本「文子」與「淮南子」之間的先後關係及幾個思想論題〉，頁1880。

¹⁶ 意大利學者艾柯(Umberto Eco)在其《詮釋與過度詮釋》(*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*)提出詮釋文本的方式有二，即為「詮釋文本」(*interpreting a text*)和「使用文本」(*using a text*)。參 Umberto Eco, *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1992), pp. 68–69。劉耘華《詮釋學與先秦儒家之意義生成》(上海：譯文出版社，2002年)就「詮釋文本」及「使用文本」加以說明，劉氏云：「一種是『詮釋文本』(*Interpreting a text*)，一種是『使用文本』(*Using a text*)。前者除了要求詮釋者對於文本有整體的了解之外，還要求必須尊重產生此一文本的歷史文化背景，即把所詮釋的『部分』與『整體』結合起來探討其意義、價值或美學品格；後者則指詮釋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對文本的自由使用，很少受到限制，因此常常是『過度詮釋』。」(頁87)今本《文子》於《淮南》之詮釋與使用，其實類近詮釋學之「詮釋文本」與「使用文本」。就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而言，大抵包含艾柯所謂的「詮釋文本」與「使用文本」。當中明顯因襲、訓釋《淮南》的部分，對於《淮南》原文意旨多有保留，改易較少，而旨在有效詮釋《淮南》原文意思。至於今本《文子》系統地改易《淮南》用語、意旨者，則類近「使用文本」，改易時較少保留《淮南》原意，因而也出現「過度詮釋」。

子》兩書內容，臚列《淮南》運用楚語，而《文子》則作通用語。¹⁷ 有關上述兩種情況，兩書所見例證甚多，¹⁸ 前輩學者既有專論，此文不贅。

今本《文子》運用同義、近義、通假詞詮釋《淮南》例

今本《文子》襲用《淮南》，其成書年代又可能早在東漢年間，是則去古未遠，自然多得古義。《淮南》嚮稱難讀，後世注譯《淮南》者鮮有注意今本《文子》作為《淮南》詮釋體之作用，在注譯《淮南》時少有借用《文子》，因而偶亦有未盡善處。現臚列今本《文子》運用同義、近義、通假詞詮釋《淮南》例證如下：

- (1) 淮南·原道：布施而不既，用之而不勤。
文子·道原：布德 不溉，用之 不勤。¹⁹

¹⁷ 王利器：《文子疏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〈序〉。

¹⁸ 有關今本《文子》刪去《淮南》所述年代後於文子、老子者，而僅作泛論之辭，例如《淮南·主術》云：「故齊莊公好勇，不使鬪爭，而國家多難，其漸至于崔杼之亂。傾襄好色，不使風議，而民多昏亂，其積至昭奇之難。」（卷九，頁三下〔總頁228〕）《文子·精誠》則作：「故人君好勇，弗使鬪爭，而國家多難，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；人君好色，弗使風議，而國家昏亂，其積至於淫佚之難矣。」（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一〇下至一一上）兩文互勘，《淮南》「齊莊公」《文子》作「人君」；《淮南》「崔杼之亂」《文子》作「劫殺之亂」；《淮南》「傾襄好色」《文子》作「人君好色」；《淮南》「昭奇之難」《文子》作「淫佚之難」。依理推論，如係《淮南》鈔襲今本《文子》，改動原文以援引事例，而上下文文氣貫串，其事甚難；反之，今本《文子》據《淮南》，刪去故事以避年代之不合，改作泛論之辭，其事甚易。此等刪改，皆習見於今本《文子》。王利器《文子疏義·序》未有比對竹簡《文子》資料，僅臚列《淮南》與傳世《文子》兩書互見內容，即推斷兩書因襲關係。王利器云：「《淮南》於《文子》之加工，太上，彌縫其闕，使之無懈可擊……其次，舉真人真事以實之，而義據兼賅矣。如《文子·精誠篇》：『聖人所以為師也。……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，……其積至於淫佚之難。』《淮南子·主術篇》則作：『此伏羲神農之所以為師也。其漸至於崔杼之亂，……其積至昭奇之難。』」（頁10）按王利器比對上述兩書兩段內容，未有提出竹簡《文子》為證，即斷言乃《淮南》抄襲《文子》，並「舉真人真事以實之」。此等推論，顯然乃受竹簡《文子》出土消息影響。王利器又發現《淮南》、《文子》兩書內容互見時，每為《淮南》運用楚語，而《文子》則作通用語，王利器因以為「《淮南》竄改《文子》之文而以為楚語」（頁12）。按筆者〈《楚辭》、《淮南》、《文子》三書楚語探究——再論《淮南》《文子》兩書因襲關係兼與王利器教授商榷〉（《人文中國學報》第八期〔2001年〕，頁195-234），列舉五證與王利器商榷，以見傳世《文子》亦有采襲《淮南》所見楚語者，以證王說未可入信。

¹⁹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一一下（總頁24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九下（總頁364）

按今本《文子》以「布施」為「布德」者，「施」亦有「施德」之義。考《國語·晉語四》：「棄責薄斂，施舍分寡。」韋昭注云：「施，施德也。」是其證。

- (2) 淮南·覽冥：然而不彰其功，不揚其聲，隱真人之道。
文子·精誠：然而不章其功，不揚其名，隱真人之道。²⁰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並訓「聲」作「名」。考《呂氏春秋·過理》：「臣聞其聲，於王而見其實。」高誘注云：「聲，名也。」又《淮南·修務》：「懷君子之道，隱處窮巷，聲施千里。」高誘注亦云：「聲者，名也。」²¹可見今本《文子》之詮釋亦與東漢訓詁相合。

- (3) 淮南·精神：以不化應化，千變萬珍而未始有極。
文子·九守：以不化應化，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。²²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而訓「珍」為「轉」，亦有依據。考《淮南·原道》云：「耳聽滔朗奇麗激珍之音。」高誘注亦云：「珍，轉。」²³可見《文子》訓「珍」為「轉」者，亦東漢常用訓詁，不無依據。

- (4) 淮南·本經：懷機械巧故之心，而性失矣，是以貴義。
文子·下德：懷機械巧詐之心，是以貴義。²⁴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並以「巧故」為「巧詐」，亦有依據。《呂氏春秋·論人》：「釋智謀，去巧故。」高誘注正云：「巧故，偽詐也。」²⁵高誘注釋既與《文子》相合，則今本《文子》之詮釋與東漢注家所用訓詁相同，自亦可信。

- (5) 淮南·本經：逮至衰世，人眾而財寡，事力勞而養不足。
文子·下德：及至世之衰，用多而財寡，事力勞而養不足。²⁶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訓「逮」為「及」。考《爾雅·釋言》云：「逮，及也。」是為今本《文子》詮釋依據。又《淮南》謂「人眾而財寡」，依常理推度，人眾則用多，故《文子》詮釋之為「用多而財寡」，乃從常情推論，詮釋有據，皆可徵信。

²⁰ 《淮南子》，卷六，頁七下（總頁170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六上（總頁371）。

²¹ 《呂氏春秋》，明刻本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，1974年），卷二三，頁八上（總頁671）；《淮南子》，卷一九，頁四上（總頁579）。

²²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六下（總頁188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六上（總頁385）。

²³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一五下（總頁32）。

²⁴ 同上注，卷八，頁三上（總頁205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七下（總頁430）。

²⁵ 《呂氏春秋》，卷三，頁八上（總頁81）。

²⁶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三上（總頁205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七下（總頁430）。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考

- (6) 淮南·本經：太清之治也，和順以寂漠。
文子·下德：清靜之治者，和順以寂寞。²⁷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以「太清」為「清靜」者，《淮南》此文高誘注正云：「清，靜也。」或即依據《文子》立說。《淮南》所謂「太清」者，乃指「無為之治」。²⁸今本《文子》作「清靜之治」，其意亦當指「無為之治」。

- (7) 淮南·本經：飾智以驚愚，設詐以巧上。
文子·下德：民飾智以驚愚，設詐以攻上。²⁹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訓「巧」為「攻」。考《戰國策·西周策》：「是攻用兵，又有天命也。」高誘注：「攻，巧玄也。」³⁰是「巧」、「攻」兩字義近之證。

- (8) 淮南·本經：則四時者，柔而不脆，剛而不韞，寬而不肆。
文子·下德：則四時者，柔而不脆，剛而不壯，寬而不肆。³¹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並訓「韞」義為「壯」。考《廣雅·釋詁一》：「韞，強也。」³²「強」、「壯」義近，可見今本《文子》之詮釋有據。

- (9) 淮南·主術：士不兼官，各守其職，不得相姦。
文子·下德：士無兼官，各守其職，不得相干。³³

按《淮南》高注云：「姦，亂。」陳廣忠《淮南子譯注》乃云：「士也不兼任官職，各自盡守他的職責，不能夠互相擾亂。」³⁴其實，依據今本《文子》對於《淮南》之詮釋，「姦」字當讀為「干」，兩字古音皆為見母元部，可以通假。依照今本《文子》詮釋所得，《淮南》謂「不得相姦」者，意謂不得互相干擾也。考《淮南》全書多次論及人臣

²⁷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一上(總頁201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八下(總頁431)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漠」原誤作「漢」，據《道藏》本(收入《道藏要籍選刊》[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9年]第五冊)改(總頁57)。

²⁸ 今本《淮南》高誘注云：「太清，無為之始者。」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云：「高注當云：『太清(句)，無為之治也(句)。』今本作『無為之始』者，文不成義，後人所改也。」

²⁹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四上(總頁207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一一上(總頁432)。

³⁰ 《戰國策》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)，頁55。

³¹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七上(總頁213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一四下(總頁434)。

³² 王念孫(著)、陳雄根(標點)：《廣雅疏證》(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1977年)，卷一下，頁94。

³³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五下(總頁232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一三下(總頁433)。

³⁴ 陳廣忠：《淮南子譯注》(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，1990年)，頁391。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
未經授權不得翻印
何志華

各守其職而不得相干，舉例而言，〈原道〉云：「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，守其職，而不得相干也。」又〈齊俗〉云：「是以士無遺行，農無廢功，工無苦事，商無折貨，各安其性，不得相干。」又〈說林〉云：「輻之入轂，各值其鑿，不得相通，猶人臣各守其職，不得相干。」³⁵並其證。高誘訓「姦」為「亂」，是不采《文子》異文為解，³⁶而陳廣忠據高注為譯，皆可商榷。楊樹達訓解《淮南》此文云：「『姦』當讀為『干』，犯也。」³⁷其說是也。惜乎楊樹達未有列舉今本《文子》作「干」者為證，今檢出以證成楊說。

(10) 淮南·說林：官池涔則溢，旱則涸。

文子·上德：溝池潦即溢，旱即枯。³⁸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「官池涔」，改為「溝池潦」。考《說文》云：「潦，雨水大貌。」³⁹《淮南·說林》此文高誘注正云：「涔，多雨也。」可證兩字義近。

今本《文子》修飾《淮南》文句例

細意比對，今本《文子》不僅運用同義、近義詞訓解《淮南》原文，更有刻意改易《淮南》語末助詞及句式結構者，凡此皆旨在修飾《淮南》文句，俾使文句整齊對稱，而不在改易《淮南》原文意旨。今列舉相關例證如下：

(11) 淮南·精神：君子義死，而不可以富貴留也；義為，而不可以死亡恐也。

文子·九守：君子死義，不可以富貴留也，為義不可以死亡恐也。⁴⁰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原文「義死」、「義為」，改易作「死義」、「為義」。《淮南》作「君子義死」者，謂君子死於義也，將賓語「義」前置而加以強調，而今本《文子》則將兩句並改為動賓結構。相同的情況，又見於《淮南·本經》：「行沮然後義立，和失然後聲調，禮淫然後容飾。」⁴¹今本《文子·下德》亦改作：「故德衰然後飾仁義，和失然後調聲，禮淫然後飾容。」

³⁵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一六下（總頁34）；卷一一，頁一一下（總頁316）；卷一七，頁一〇上（總頁519）。

³⁶ 高誘注解《淮南》，有依據《文子》異文為說者，相關書證見何志華：〈論《淮南子》高誘《注》與《文子》之關係〉。

³⁷ 楊樹達：《淮南子證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79。

³⁸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七，頁三下（總頁506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六，頁五下（總頁405）。

³⁹ 《說文解字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，1972年），卷一一上，頁二〇上（總頁234）。

⁴⁰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八下（總頁192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六上（總頁380）。

⁴¹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三下（總頁206）。

- (12) 淮南·主術：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。
文子·自然：國有誅者而主無怒也，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。⁴²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並改兩句句末「焉」為「也」，使得句式依舊整齊。考王引之《經傳釋詞》謂「焉，猶『也』也」。⁴³可見今本《文子》之改易，於文義並無改變，而旨在改易《淮南》兩句語末助詞而已。

今本《文子》增益、約略、概括《淮南》文辭例

- (13) 淮南·精神：聖人食足以接氣，衣足以蓋形。
文子·九守：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，衣足以蓋形禦寒。⁴⁴

按此今本《文子》增益《淮南》文辭，使意義更為詳審明確，而文句亦變得更為工整。

- (14) 淮南·精神：今夫儒者，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，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。夫牧民者，猶畜禽獸也，不塞其園垣，使有野心，系絆其足，以禁其動，而欲脩生壽終，豈可得乎！

文子·上禮：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，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，是猶圈獸不塞其垣，而禁其野心，決江河之流而雍之以手，故曰：「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」⁴⁵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並簡約其辭，《淮南》原文雖然並舉「儒者」與「牧民者」，其實旨意皆在於說明用民之道，實不當禁民之欲，而重在表明民之有欲，方可為用。今本《文子》因而約略其辭，亦不失其大義，並引《老子》第五十二章總結全文。《老子》王弼注云：「兌，事欲之所由生；門，事欲之所由從。」正合《淮南》原文旨意。

- (15) 淮南·主術：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，而虎狼熊羆獸芻豢；百姓短褐不完，而宮室衣錦繡。

文子·上仁：貧民飢餓，虎狼厭芻豢，百姓寒凍，宮室衣綺繡。⁴⁶

⁴² 同上注，卷九，頁六上（總頁233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八，頁一〇上（總頁424）。

⁴³ 王引之：《經傳釋詞》（香港：太平書局，1966年），頁50。

⁴⁴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九下（總頁194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六下（總頁380）。

⁴⁵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一一上（總頁197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二，頁六下（總頁453）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牧民」原誤作「收民」，正統《道藏》本作「牧民」（總頁55），今據改。又《通玄真經續義》「圈」原誤作「園」，今據《萬有文庫》本《文子續義》（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7年）改（頁155）。

⁴⁶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一一上（總頁243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〇，頁一上（總頁435）。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重在說明《淮南》文義。《淮南》謂「糟糠不接於口」，猶言「飢餓」也；《淮南》謂「短褐不完」者，猶言「寒凍」也。準此可見，今本《文子》訓解《淮南》，簡約其文而詮釋其大義，並得其實。

- (16) 淮南·主術：逆之者凶，日陰未移，而海內莫不被繩矣。
文子·上義：逆之者害，天下莫不聽從者，順也。⁴⁷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蓋以為「被繩」一詞較為艱深，因易之為「聽從」。考《淮南》高誘注云：「繩，正。」可見「被繩」猶言「被正」，「被正」之義與《文子》作「聽從」者相近。

今本《文子》依據《莊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例

依據上文所列例證，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並改易《淮南》原來用字，當中所用訓詁多為同義或近義詞，因能保留《淮南》原意。然而，今本《文子》部分詮釋，經改易後之意義有與《淮南》原意迥異者，而所用以改易《淮南》原文者，又非一般同義或近義詞。細意考之，其實多出《莊子》，凡此之例甚多，今臚列如下：

- (17) 淮南·原道：究於物者，終於無為。以恬養性，以漠處神，則入于天門。
文子·道原：究於物者，終於無為。以恬養智，以漠合神，即乎無門。⁴⁸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「以恬養性」理解為「以恬養智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繕性〉云：「古之治道者，以恬養知；生而無以知為也，謂之以知養恬。知與恬交相養，而和理出其性。」⁴⁹「知」猶「智」也，是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所本。

- (18) 淮南·原道：通而不變，靜之至也；嗜欲不載，虛之至也；無所好憎，平之至也。
文子·道原：嗜欲不載，虛之至也；無所好憎，平之至也；一而不變，靜之至也。⁵⁰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「通而不變，靜之至也」改作「一而不變，靜之至也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刻意〉云：「故心不憂樂，德之至也；一而不變，靜之至也。」

⁴⁷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一六下（總頁254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一，頁七上（總頁446）。

⁴⁸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七下（總頁16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八上（總頁363）。

⁴⁹ 《莊子》，《續古逸叢書》本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影印，1983年），頁309。

⁵⁰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一二下（總頁26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四下（總頁361）。

郭象注云：「靜而一者，不可變也。」⁵¹ 是其義。由此可知，今本《文子》詮釋有據。

(19) 淮南·俶真：夫聖人用心，杖性依神，相扶而得終始，是故其寐不夢，其覺不憂。

文子·道原：故真人用心，復性依神，相扶而得終始，是以其寢不夢，覺而無憂。⁵²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聖人」改作「真人」；又將「其寐不夢，其覺不憂」改作「其寢不夢，覺而無憂」。其實皆本《莊子》。〈大宗師〉云：「古之真人，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。」是今本《文子》編者詮釋《淮南》之依據。又〈刻意〉云：「其寢不夢，其覺無憂。」⁵³ 亦其證。

(20) 淮南·俶真：夫化生者不死，而化物者不化。

文子·九守：夫生生者不生，化化者不化。⁵⁴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改易《淮南》原文意義。《淮南》云：「化生者不死。」高誘注：「化生者，天也；化物者，德也。」今本《文子》改作「生生者不生」，其實乃據《莊子》為說。〈大宗師〉云：「殺生者不死，生生者不生。」是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之依據，其所謂「生生」者，乃謂「道」也。《淮南·精神》云：「故生生者未嘗死也，其所生則死矣；化物者未嘗化也，其所化則化矣。」高誘注：「生生者道。」《列子·天瑞》亦云：「不生者能生生，不化者能化化。生者不能不生，化者不能不化。」又曰：「故有生者，有生生者；……生之所生者死矣，而生生者未嘗終。」至於今本《文子》改易《淮南》「化物」為「化化」者，未知何據。《列子·天瑞》云：「故生物者不生，化物者不化。自生自化。」⁵⁵ 亦作「化物」。

(21) 淮南·覽冥：又況夫宮天墜，懷萬物，而友造化，含至和。

文子·精誠：又況官天地，府萬物，返造化，含至和。⁵⁶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況夫宮天墜，懷萬物」改作「況官天地，府萬

⁵¹ 《莊子》，頁307。

⁵² 《淮南子》，卷二，頁三上(總頁43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六下(總頁362)。

⁵³ 《莊子》，頁131，306。

⁵⁴ 《淮南子》，卷二，頁一一下(總頁60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九下(總頁382)。

⁵⁵ 《莊子》，頁145；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一六下(總頁188)；楊伯峻：《列子集釋》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年)，頁2，9，4。

⁵⁶ 《淮南子》，卷六，頁一下(總頁158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三下(總頁369)。



物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德充符〉云：「將求名而能自要者，而猶若是，而況官天地，府萬物。」⁵⁷ 是為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之依據。

(22) 淮南·精神：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靜則與陰俱閉，動則與陽俱開。精神澹然無極，不與物散，而天下自服。故心者，形之主也；而神者，心之寶也。

文子·九守：故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，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。故心者形之主也，神者心之寶也。⁵⁸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與陰俱閉」、「與陽俱開」理解為「與陰合德」、「與陽同波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刻意〉云：「聖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；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。」又〈天道〉云：「知天樂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故知天樂者，无天怨，无人非。」今本《文子》上下文均與《淮南》相合，顯然襲用《淮南》而非《莊子》，然而在詮釋《淮南》時，則曾比對《莊子》，並據《莊子》改易《淮南》。考《淮南·原道》亦云：「夫得其得者，不以奢為樂，不以廉為悲，與陰俱閉，與陽俱開。」⁵⁹ 可見兩句為《淮南》習用語，而今本《文子》詮釋時加以改易者，乃據《莊子》兩篇俱作「與陰同德」、「與陽同波」，因而詮釋《淮南·精神》時改從《莊子》為說。

(23) 淮南·精神：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處其一不知其二，治其內不識其外。明白太素，無為復樸。體本抱神，以游于天地之樊。

文子·九守：故有而若無，實而若虛，治其內不治其外。明白太素，無為而復樸。體本抱神，以游天地之根。⁶⁰

按今本《文子》此文全然因襲《淮南》，僅將《淮南》原文「治其內不識其外」一句，詮釋為「治其內不治其外」。細意考之，「識」無訓為「治」者，今本《文子》所以如此詮釋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天地〉云：「識其一，不知其二；治其內，而不治其外。夫明白入素，無為復朴，體性抱神，以遊世俗之間者。」⁶¹ 是為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之依據。

(24) 淮南·精神：審乎無瑕，而不與物糅；見事之亂，而能守其宗。

文子·九守：審於無假，不與物遷；見事之化，而守其宗。⁶²

⁵⁷ 《莊子》，頁112。

⁵⁸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四下(總頁184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五上(總頁380)。

⁵⁹ 《莊子》，頁305，264；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一三下(總頁28)。

⁶⁰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五上(總頁185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一五上(總頁385)。

⁶¹ 《莊子》，頁251。

⁶²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五上(總頁185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一五下(總頁385)。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不與物糅，見事之亂」兩句，理解為「不與物遷，見事之化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德充符〉云：「雖天地覆墜，亦將不與之遺。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，命物之化，而守其宗也。」是為今本《文子》詮釋依據。考〈天道〉亦云：「天下奮柄而不與之偕，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。」⁶³ 王叔岷《莊子校詮》以為今本《莊子》「利」字亦當作「物」。⁶⁴ 可見「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」，亦《莊子》習用語句，是為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之依據。

(25) 淮南·精神：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，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，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。

文子·九守：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，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，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。⁶⁵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日夜無傷」理解為「日夜無隙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德充符〉云：「使之和豫，通而不失於兌；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，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。」可見《莊子》正作「卻」。成玄英疏云：「卻，間也。駘它流轉，日夜不停，心心相係，亦無間斷也。」⁶⁶ 今本《文子》改從《莊子》作「日夜無隙」而不采《淮南》作「日夜無傷」者，乃強調其日夜無間之義也。

(26) 淮南·本經：德之所總要，取成事之迹，相與危坐而說之，鼓歌而舞之。

文子·精誠：德之所總要，取成事之迹，跪坐而言之，雖博學多聞，不免於亂。⁶⁷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相與危坐而說之」理解為「跪坐而言之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在宥〉云：「乃齊戒以言之，跪坐以進之，鼓歌以儻之。」⁶⁸ 是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所據。

⁶³ 《莊子》，頁109，276。

⁶⁴ 王叔岷：《莊子校詮》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4年），頁173。

⁶⁵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六上（總頁187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一六上（總頁385）。

⁶⁶ 《莊子》，頁122；劉文典：《莊子補注》（合肥：安徽大學出版社、昆明：雲南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70。

⁶⁷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六下（總頁212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一三上（總頁374）。《淮南子》「事」字原脫，據陳觀樓說補，見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，頁831。

⁶⁸ 《莊子》，頁213。按楊樹達校讀今本《淮南子》云：「『鼓歌而舞之』景宋本同，然文不成義。歌、舞二字蓋互誤。《集證》本作『鼓舞而歌之』，是也。」見楊樹達：《淮南子證聞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71。按《莊子·在宥》亦作「鼓歌以儻之」，與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同，成玄英疏云：「鼓《九韶》之歌，舞《大章》之曲。」則成玄英所見《莊子》已作「鼓歌而儻之」，楊說恐未必然。

- (27) 淮南·道應：德將來附若美，而道將為女居。憊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。
文子·道原：德將為汝容，道將為汝居。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。⁶⁹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憊乎」改作「瞳兮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知北遊〉云：「德將為汝美，道將為汝居，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。」⁷⁰是今本《文子》編者詮釋《淮南》之依據。

- (28) 淮南·詮言：聖人不為名尸，不為謀府，不為事任，不為智主。
文子·符言：無為名尸，無為謀府，無為事任，無為智主。⁷¹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四句「不為」改作「無為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應帝王〉云：「無為名尸，無為謀府，無為事任，無為知主。」⁷²是為今本《文子》改易《淮南》之依據。

- (29) 淮南·詮言：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，謂之太沖。
文子·符言：聰明雖用，必反諸神，謂之大通。⁷³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改「太沖」為「大通」，亦旨在發揮《淮南》文意，因與《淮南》原意不盡相同。《莊子·應帝王》：「壺子曰：吾鄉示之以太沖莫勝。是殆見吾衡氣機也。」郭象注：「居太沖之極，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。」⁷⁴按「太沖」猶言「太虛」，而《文子》編者詮釋之為「大通」，其實不無依據。《莊子·大宗師》云：「墮枝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於大通，此謂坐忘。」成玄英疏：「大通，猶大道也。」又〈秋水〉：「无東无西，始於玄冥，反於大通。」亦「大道」之謂也。《淮南·覽冥》：「純溫以淪，鈍悶以終，若未始出其宗，是謂大通。」⁷⁵亦順應自然而通於大道之謂也。

⁶⁹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二，頁三上(總頁331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七上(總頁363)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憊」原誤作「憊」，據王念孫說改，見《讀書雜誌》，頁866。

⁷⁰ 《莊子》，頁406。

⁷¹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四，頁一上(總頁409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四，頁二上(總頁386)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首「為」字原誤作「以」，據莊達吉本《淮南子》(《二十二子》本(臺灣：先知出版社影光緒二年浙江書局校刊本))改(頁610)。

⁷² 《莊子》，頁174。

⁷³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四，頁一三下(總頁434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四，頁一〇下(總頁390)。

⁷⁴ 《莊子》，頁172。考《文子·九守》云：「棄聰明，反太素，休精神，去知故，無好無憎，是謂大通。」其源正出《莊子》。

⁷⁵ 《莊子》，頁162，337；《淮南子》，卷六，頁四下(總頁164)。

- (30) 淮南·修務：侯王懈惰，後世无名。
 淮南·說林：聖人者，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。
 文子·精誠：王侯懈怠，後世無名。至人潛行，譬猶雷霆之藏也，隨時而舉事，因資而立功。⁷⁶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〈修務〉、〈說林〉兩篇文句併合再加發揮，而中間插入「至人潛行，譬猶雷霆之藏也」兩句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達生〉云：「『至人潛行不窒，蹈火不熱，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。請問何以至於此？』關尹曰：『是純氣之守也，非知巧果敢之列。……彼將處乎不淫之度，而藏乎無端之紀。』」⁷⁷是今本《文子》「至人潛行」之義，此可見今本《文子》擷取《莊子》原文，再用以繫連《淮南》兩篇文句，使文意銜接，流暢自然。

- (31) 淮南·泰族：稽之弗得，察之不虛；日計无筭，歲計有餘。
 文子·精誠：稽之不得，察之不虛，日計不足，歲計有餘。⁷⁸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无筭」改作「不足」，其實亦本《莊子》。〈庚桑楚〉云：「庚桑子之始來，吾洒然異之。今吾日計之而不足，歲計之而有餘。」⁷⁹是今本《文子》編者詮釋《淮南》之依據。

今本《文子》依據其他典籍詮釋《淮南》例

細考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例證，可見今本《文子》每據《莊子》改易《淮南》，而《莊子》以外，亦有運用《淮南》原書，又或《文子》他篇所見文句以詮釋《淮南》者，此所謂以本書解釋本書。凡此詮釋《淮南》之方法，並皆信而有徵，今舉其顯例如下：

- (32) 淮南·原道：夫峭法刻誅者，非霸王之業也。
 文子·道原：夫 法刻刑誅者，非帝王之業也。⁸⁰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霸王之業」理解為「帝王之業」。考「霸王」者，謂霸與王也。《禮記·經解》：「發號出令而民說，謂之和。上下相親，謂之仁。民

⁷⁶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九，頁一〇下（總頁592）；卷一七，頁一五上（總頁529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一七上（總頁376）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世」原誤作「出」，《道藏》本作「世」（頁157），今據改。

⁷⁷ 《莊子》，頁357。

⁷⁸ 《淮南子》，卷二〇，頁一上（總頁601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二上（總頁369）。

⁷⁹ 《莊子》，頁421。

⁸⁰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六下（總頁14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一四上（總頁366）。

不求其所欲而得之，謂之信。除去天地之害，謂之義。義與信，和與仁，霸王之器也。」是以《淮南》謂「峭法刻誅」非霸王之業也。今本《文子》改作「帝王之業」者，《文子·自然》云：「帝者有名，莫知其情，帝者貴其德，王者尚其義，霸者通於理。」可見今本《文子》以為「霸王」與「帝王」義殊。又《文子·道德》云：「故帝者，天下之適也，王者，天下之往也，天下不適不往，不可謂帝王。」「帝王之業」者，務在得民然後得天下，則「法刻刑誅」者，自非帝王之業。可見今本《文子》之詮釋依據，其實即為《文子》原書義理。

(33) 淮南·精神：夫精神者，所受於天也；而形體者，所稟於地也。

文子·九守：夫精神者 所受於天也；骨骸者 所稟於地也。⁸¹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「形體」改作「骨骸」，以「精神」、「骨骸」並舉。《淮南·精神》云：「是故精神，天之有也；而骨骸者，地之有也。精神入其門，而骨骸反其根。」⁸²是為今本《文子》之詮釋依據。

(34) 淮南·本經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，洞然無為而天下自和，儻然無欲而民自樸。

文子·下德：循自然之道，緣不得已 矣。漠然無為而天下 和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。⁸³

按《淮南》謂「洞然無為」，馬宗霍云：「《廣韻·一送》云：『洞，空也。』本文『洞然』義同。」⁸⁴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以為「洞然無為」者，即「漠然無為」。考「洞」、「漠」兩字音義不同，惟《淮南·原道》云：「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，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。」⁸⁵可與《本經》此文參照。由此觀之，今本《文子》對《淮南》之詮釋，乃以《淮南》原書為依據。

(35) 淮南·本經：戴員履方，抱表懷繩，內能治身。

文子·下德：戴圓履方，抱表寢繩，內能治身。⁸⁶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以為「懷繩」即「寢繩」之義。考《淮南·覽冥》：「枕方寢

⁸¹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一下（總頁178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一下（總頁378）。

⁸²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一上（總頁177）。

⁸³ 同上注，卷八，頁四下（總頁208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一一下（總頁432）。

⁸⁴ 馬宗霍：《淮南舊注參正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4年），頁197。

⁸⁵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九下（總頁19）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無治」下衍「也」字，明弘治王溥刻劉績本《淮南子》無「也」字（卷一，頁一三上），今據刪。

⁸⁶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七上（總頁213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一四下（總頁434）。

繩，陰陽所壅。」高誘注：「寢繩、直身而臥也。」⁸⁷可見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乃以《淮南》原書為據。

今本《文子》除依據《莊子》、《淮南》、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外，亦有運用他書者，例如：

- (36) 淮南·主術：上多求則下交爭。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。
文子·精誠：上多求即下交爭，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。⁸⁸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「不直之於本」改作「不治其本」。《鄧析子·無厚》云：「不治其本而務其末，譬如拯溺錘之以石，救火投之以薪。」又《鹽鐵論·大論》云：「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，古之所謂愚，今之所謂智。」並作「不治其本」而與今本《文子》相同，則今本《文子》之改易亦有依據。

- (37) 淮南·主術：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，而知四海之外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也。

文子·下德：夫人君不出戶而知天下者，因物以識物，因人以知人。⁸⁹

按今本《文子》蓋據《老子》詮釋《淮南》。《老子》第四十七章云：「不出戶，知天下。」河上公注云：「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，以己身知人身，以己家知人家，所以見天下也。」與今本《文子》取義相同。

- (38) 淮南·主術：政亂則賢者不為謀，德薄則勇者不為死。
文子·上仁：政亂 賢者不為謀，德薄 勇者不為鬪。⁹⁰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「勇者不為死」改作「勇者不為鬪」。考《新序·雜事一》云：「為人君而侮其臣者，智者不為謀，辯者不為使，勇者不為鬪。」是其詮釋《淮南》之依據。

- (39) 淮南·主術：故假輿馬者，足不勞而致千里；乘舟楫，不能游而絕江海。
文子·上仁：夫乘輿馬者，不勞而致千里；乘舟楫者，不游而濟江海。⁹¹

⁸⁷ 《淮南子》，卷六，頁七上（總頁169）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陰陽」下衍「之」字，據王念孫說刪，見《讀書雜誌》，頁818。

⁸⁸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二下（總頁226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九上（總頁372）。

⁸⁹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五上（總頁231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一三下（總頁433）。

⁹⁰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一〇下（總頁242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〇，頁一上（總頁435）。

⁹¹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一二下（總頁246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〇，頁二上（總頁436）。

《荀子·勸學》云：「假輿馬者，非利足也，而致千里。」又《大戴禮記·勸學》云：「假車馬者，非利足，而致千里。」並皆作「假」而與《淮南》相同。然而今本《文子》讀「假」為「乘」者，亦不無依據。考《說苑·談叢》云：「乘輿馬，不勞致千里；乘船楫，不游絕江海。」與今本《文子》同作「乘」。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、發揮《淮南》原文而賦予新義例

誠如上文所論，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或用同義、近義詞改易《淮南》，或據《莊子》及他書為說，凡此並皆有所依據。然而，今本《文子》部分改易並無依據，而皆出於《文子》編者一己之見，旨在發揮《淮南》意蘊而賦予新解，今試舉例說明如下：

(40) 淮南·原道：夫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形而不明；以知慮為治者，苦心而無功。

文子·道原：夫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心而不明，以智慮而為理者，苦心而無功。⁹²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《淮南》「任耳目以聽視者，勞形而不明」，意謂放任耳目之欲，追求聲色之美，必將勞乏軀體，致使判斷事物不能明察。今本《文子》改作「勞心而不明」，以與下文「苦心而無功」對舉，蓋以放任耳目之欲者，乃將勞乏心靈，而非形體，可見今本《文子》已然改易《淮南》原文意旨，並賦予新義。考《莊子·知北遊》云：「耳目聰明，其用心不勞。」亦以為耳目之用，與用心相關，可見今本《文子》改易《淮南》「勞形」作「勞心」，未嘗無據。杜道堅《通玄真經續義》解釋《文子》此文云：「視聽勞則心不明，智慮重則事不理。」⁹³是其義。又《淮南》作「治」而今本《文子》作「理」者，蓋今本《文子》避唐高宗諱改。

(41) 淮南·俶真：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，不知耳目之宜，而游于精神之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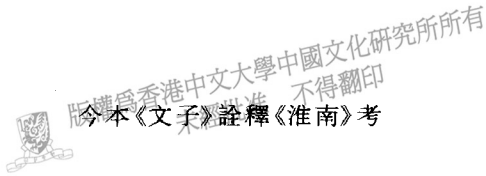
文子·精誠：是故聖人內修道德而不外飾仁義，知九竅四支之宜，而游乎精神之和。⁹⁴

按此亦今本《文子》編者重新詮釋、發揮《淮南》例證，《淮南》謂「不知耳目之宜」者，乃本《莊子·德充符》立說。《莊子》云：「夫若然者，且不知耳目之所宜，而遊心乎

⁹²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，頁一二下（總頁26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一四下（總頁366）。

⁹³ 《莊子》，頁408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，頁一五上（總頁367）。

⁹⁴ 《淮南子》，卷二，頁七下（總頁52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七下（總頁371）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宜」原誤作「宣」，據劉績本改（卷三，頁一三下）。



德之和。」⁹⁵ 表明聖人重在內修，是以無庸關注耳目之所宜，而只求心靈浮游於和諧的精神境界。此與上文「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」相互呼應，而今本《文子》重新詮釋，改為「知九竅四支之宜，而游乎精神之和」，則重在表明聖人深知九竅四肢之所宜，並浮游於和諧的精神境界。可見今本《文子》重新詮釋，已然與《淮南》原文旨意迥異。

- (42) 淮南·精神：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。
文子·九守：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，不縱身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。⁹⁶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《淮南》原文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」，所謂「縱體肆意」者，乃就「達至道」者而言。《淮南》上文云：「達至道者則不然，理情性，治心術，養以和，持以適，樂道而忘賤，安德而忘貧，性有不欲，無欲而不得，心有不樂，無樂而弗為，無益〔於〕情者不以累德。」可見《淮南》以為通達「至道」的人可以樂道安德，雖然放縱身體，任意行事，其所立之制度亦足以為天下的儀表。荀悅《前漢紀·前漢孝哀皇帝紀上》云：「君子以道折中，不肆心則不縱體焉。」亦以為君子倘能以道折衷，亦可以「肆心縱體」，其理正同。今本《文子》改作：「不縱身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。」其謂「不縱身肆意」者，默希子注云：「自能矜慎，可為儀表。」又杜道堅云：「古之為道者，治心理性，易其身而後動，定其意而後舉，樂道安常，不為難能之事，故制度有法，容止可觀。」⁹⁷ 乃與《淮南》取義恰恰相反。默希子即唐人徐靈府，其書成於唐元和四載（809）以後之八年間，⁹⁸ 則唐時所見《文子》已同今本。可見今本《文子》與《淮南》取義不同者，非關傳鈔訛誤，實為今本《文子》編者詮釋《淮南》別出心裁而賦予新義也。⁹⁹

- (43) 淮南·本經：矯枉以為直，明於禁舍開閉之道，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。
文子·下德：矯枉以為直，明施舍開塞之道，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。¹⁰⁰

⁹⁵ 《莊子》，頁110。

⁹⁶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一一上（總頁197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七下（總頁381）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不」原誤作「而」，又脫「和」字，並據劉績本補正（卷一二，頁二〇上）。又正統《道藏》本《通玄真經續義》「度制」誤作「席制」，于大成云：「朱弁本正作『度制』，《道藏續義》本作『席制』，『席』即『度』字之誤。」

⁹⁷ 徐靈府、朱弁、杜道堅（注）、孫鑛（評）：《文子》，《續修四庫全書》本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卷三，頁九上（總頁672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八上（總頁381）。

⁹⁸ 參王利器：《文子疏義·序》，頁2。

⁹⁹ 王叔岷云：「『不』字涉上文諸『不』字而衍。《七籤》引此，正無『不』字。」亦可備一說。

¹⁰⁰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七下（總頁214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一五上（總頁434）。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而改「禁舍」為「施舍」，考《淮南》所謂「禁舍開閉之道」者，乃謂禁罰與赦免之道，或書作「禁舍開塞」，亦古書習見術語。《淮南·兵略》云：「明於禁舍開塞之道，乘時勢、因民欲而取天下。」又《尉繚子·兵談》云：「明乎禁舍開塞，民流者親之，地不任者任之。」又《制談》云：「然不能濟功名者，不明乎禁舍開塞也。」¹⁰¹ 並其例。今本《文子》將「禁舍」改作「施舍」，已然改易《淮南》本義而自出新意。

(44) 淮南·本經：風雨不降其虐，日月淑清而揚光。

文子·下德：風雨不為 虐，日月清靜而揚光。¹⁰²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以「淑清」為「清靜」，張雙棣《淮南子校釋》云：「《說文》：『淑，清湛也。』此淑清以水清喻日月之明朗也。」¹⁰³ 今本《文子》改作「清靜」，而賦予新義。

(45) 淮南·主術：人主之術，處無為之事，而行不言之教，……謀無過事，言為文章，行為儀表於天下，進退應時。

文子·自然：王道者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，……舉無過事，言無文章，行無儀表，進退應時。¹⁰⁴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將《淮南》原文「言為文章，行為儀表」，改作「言無文章，行無儀表」。《淮南》謂人主「言為文章，行為儀表」者，蓋謂君子德行有成，其言行足以為天下法則。《淮南·泰族》云：「孔子弟子七十，養徒三千人，皆入孝出悌，言為文章，行為儀表，教之所以成也。」¹⁰⁵ 又《大戴禮記·曾子制言中》云：「昔者，伯夷、叔齊……言為文章，行為表¹⁰⁶綴於天下。」並其義也。今本《文子》改作「言無文章，行無儀表」，用以呼應上文「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」，其實已然賦予新解，而與《淮南》原意相違。

(46) 淮南·主術：天氣為魂，地氣為魄，反之玄房，各處其宅。

文子·自然：天氣為魂，地氣為魄，反之玄妙，各處其宅。¹⁰⁷

¹⁰¹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五，頁六下(總頁446)；劉殿爵(編)：《兵書四種逐字索引：尉繚子逐字索引》(香港：商務印書館，1992年)，頁15，17。

¹⁰² 《淮南子》，卷八，頁一下(總頁202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九上(總頁431)。

¹⁰³ 張雙棣：《淮南子校釋》(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)，頁806。

¹⁰⁴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一上(總頁223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八，頁一〇上(總頁424)。

¹⁰⁵ 《淮南子》，卷二〇，頁一〇上(總頁619)。

¹⁰⁶ 「表」字原誤作「喪」，據孔廣森《大戴禮記補注》改(頁60)。

¹⁰⁷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一下(總頁224)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八，頁一〇下(總頁424)。

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有
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考

525

按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「反之玄房」為「反之玄妙」。《淮南·主術》「玄房」之下高誘無注，陳廣忠《淮南子譯注》謂「『玄房』：喻人體」。¹⁰⁸考「玄房」一詞，先秦兩漢文獻僅此一見，《文子》編者理解為「玄妙」，「玄妙」猶言「道」也。《老子·玄符》：「知常曰明。」河上公注云：「人能知道之常行，則日以明達於玄妙也。」由此可見，《文子》編者詮釋、發揮《淮南》此文義訓，以為天氣為魂而地氣為魄，反歸於道，而各安其宅。

(47) 淮南·主術：末世之政則不然，上好取而无量，下貪狼而无讓，民貧苦而忿爭。

文子·精誠：夫上好取而無量，即下貪功而無讓，民貧苦而分爭生。¹⁰⁹

按「貪狼」與「貪功」不同，「貪狼」猶「狼戾」也，《淮南》兩見，除上引〈主術〉一例之外，又見〈要略〉。王念孫《讀漢書雜誌》云：「狼戾……《廣雅》曰：『狼戾，很也。』又曰：『狼，很，齧也。』是『狼』與『戾』同義。〈燕策〉曰：『趙王狼戾無親。』《淮南·要略》曰：『秦國之俗貪狼。』『狼戾』、『貪狼』皆兩字平列。」¹¹⁰準此可知，《淮南》「貪狼」猶言「貪很」也。今本《文子》改易之為「貪功」，乃重新詮釋而賦予新解。

(48) 淮南·主術：夫釋職事而聽非譽，棄公勞而用朋黨，則奇材佻長而干次，守官者雍遏而不進。

文子·上義：夫釋職事而聽非譽，棄公勞而用朋黨，即奇伎逃亡，守職不進。¹¹¹

按《淮南》「奇材佻長而干次」下高誘注云：「奇材，非常之材；佻長，卒非純賢也。故曰『干次』也。」高誘下文又云：「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，功勞之臣反不顯列，故爭於朝。」準此可知，「佻長」、「干次」兩義不同，不能混一。今本《文子》將「佻長」讀為「逃亡」，又逕刪去「干次」一語，已然違背《淮南》原文意旨而自出新意。

(49) 淮南·汜論：夫動靜得則患弗遇也，受與適則罪弗累也。

文子·下德：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，授與適即罪不累也。¹¹²

¹⁰⁸ 《淮南子譯注》，頁374。

¹⁰⁹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二上（總頁225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八下（總頁372）。

¹¹⁰ 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，頁410。

¹¹¹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一四下（總頁250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一，頁三上（總頁444）。

¹¹² 《淮南子》，卷一三，頁一八下（頁402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九，頁三上（總頁428）。《淮南子》「遇」原誤作「過」，據王念孫說改，見《讀書雜誌》，頁887。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以「患不遇」為「患不侵」。按「遇」無訓「侵」者，今本《文子》作「患不侵」，旨在強調聖人能審察動靜之變，苟得動靜之度，不但可以遠離禍患，即使遇禍也不會致害。兩文比義，可見今本《文子》發揮《淮南》文義。

今本《文子》改易《淮南》致使文義難通例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每多謬說。向宗魯《說苑校證》即云：「《文子·下德》篇襲《淮南》而文多謬。」¹¹³ 由此可見，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並不一定依循《淮南》原來旨意，當中更有改易《淮南》而失其義者，今試述其顯例如下：

- (50) 淮南·覽冥：浮游不知所求，魍魎不知所往。
文子·精誠：浮游汎然不知所本，自養不知所如往。¹¹⁴

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以「自養」解釋「魍魎」。按《淮南》以「浮游」、「魍魎」並舉，「魍魎」蓋指山川之怪。《說文》：「蝮蝮，山川之精物也。淮南王說：蝮蝮，狀如三歲小兒，赤黑色，赤目，長耳，美髮。」¹¹⁵ 今本《文子》謂「自養」者，是「自給」之義。「自養不知所如往」，句義不明，亦與《淮南》「魍魎」之義迥異。俞樾《諸子平議》論及《文子》此文云：「『自養』當為『罔養』，《後漢書·馬融傳注》：『罔養』，猶依違也。」《莊子·天地》篇之『罔象』，《楚辭·哀時命》之『罔兩』，並字異而義同。」可見今本《文子》作「自養」者，如非今本《文子》編者詮釋出錯，即為歷代傳鈔致誤。

- (51) 淮南·覽冥：田無立禾，路無莎蕘，金積折廉，璧襲無羸，磬龜無腹，著策日施。
文子·上禮：田無立苗，路無緩步，金積折廉，璧襲無羸，殼龜無腹，著筮日施。¹¹⁶

按影鈔北宋本《淮南》作「莎蕘」者，當據王引之說改作「蕘莎」。¹¹⁷ 高誘注云：「莎，草名也。莎蕘，讀猿猴蹠噪之蹠。狀如葺，葺如葺也。」《淮南》「立禾」、「蕘莎」對

¹¹³ 向宗魯：《說苑校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〈指武〉，頁368。

¹¹⁴ 《淮南子》，卷六，頁七上（總頁169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二，頁六上（總頁371）。

¹¹⁵ 段玉裁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經韻樓本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，1981年），十三篇上，頁五十九下（總頁672）。

¹¹⁶ 《淮南子》，卷六，頁八上（總頁171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二，頁一〇下（總頁455）。影鈔北宋本《淮南子》「羸」原誤作「理」，今據王引之說改，見《讀書雜誌》，頁820。下引《文子》同。

¹¹⁷ 王引之云：「『莎蕘』本作『蕘莎』。……『莎』與『禾』、『羸』、『施』為韻。若作『莎蕘』，則失其韻矣。」

舉，並皆草名，意謂夏桀執政之時，天道反常，是以田無禾苗，路無野草。今本《文子》將「蒺藜」改為「緩步」。「路無緩步」，於義難通。由此可見，今本《文子》作「緩步」者，如非出於歷代傳鈔之誤，則為今本《文子》編者詮釋出錯。

(52) 淮南·主術：以不知為道，以奈何為寶。

文子·上仁：以不知為道，以禁苛為主。¹¹⁸

按《淮南》此文取自《呂紀》。〈知度〉：「以不知為道，以奈何為寶。」¹¹⁹考《淮南》此文高誘注云：「道貴無形，無形不可奈何，道之所以為貴也。」又〈知度〉高誘注：「道尚不知，不知乃知也。以不知為貴，因循長養，不戾自然之性，故以不可奈何為寶也。」是為《淮南》「以奈何為寶」之義。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改「奈何」為「禁苛」，因失其義。李定生、徐慧君云：「以禁苛為主，以虛靜不煩刻為守。」是以「虛靜不煩刻」訓解「禁苛」之義，此蓋不知今本《文子》詮釋有誤，而強為之解，恐亦未足入信。由此可見，今本《文子》作「禁苛」者，如非出於歷代傳鈔之誤，則亦為今本《文子》編者詮釋出錯。

結 論

一、總合以上五十二例，可見今本《文子》確曾詮釋《淮南》，當中或則以同義、近義詞詮釋《淮南》文義，或則修飾其文辭語句；或則依據《莊子》加以改易，詮釋方法不一而足。由此可見今本《文子》襲用《淮南》，曾經細意分析《淮南》內容，再加詮釋、發揮，絕非純然因襲。過往，學者多以為今本《文子》全然因襲《淮南》，未嘗刻意改易《淮南》文辭，因此每當發現今本《文子》有與《淮南》不同者，即推斷兩書原本一致，而今本所以有異者乃因歷代傳鈔致誤使然，因取兩書互校，務使兩書完全相合。舉例而言：

淮南·精神：靜則與陰俱閉，動則與陽俱開。精神澹然無極，不與物散，而天下自服。故心者，形之主也；而神者，心之寶也。

文子·九守：靜即與陰合德，動即與陽同波。故心者形之主也，神者心之寶也。¹²⁰

¹¹⁸ 《淮南子》，卷九，頁一五下（總頁252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〇，頁七上（總頁438）。

¹¹⁹ 《呂氏春秋》，卷一七，頁一三下（總頁470）。又今本《呂氏春秋》「寶」原誤作「實」，據畢沅說改，見畢沅校本，頁599。

¹²⁰ 《淮南子》，卷七，頁四下（總頁184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三，頁五上（總頁380）。

按王念孫《讀書雜誌》以為今本《淮南·精神》作「與陰俱閉」、「與陽俱開」者乃後人據《淮南·原道》改，其原本亦當與今本《文子》相同，而作「與陰合德」、「與陽同波」。王氏因據今本《文子》及《莊子》改易《淮南·精神》。¹²¹考〈原道〉、〈精神〉兩見「與陰俱閉」、「與陽俱開」，而未見有作「與陰合德」、「與陽同波」者，王說似未必然，此蓋未知今本《文子》每用《莊子》改易《淮南》故也。考《莊子·刻意》云：「聖人之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；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不為福先，不為禍始。」又〈天道〉云：「知天樂者，其生也天行，其死也物化。靜而與陰同德，動而與陽同波。故知天樂者，无天怨，无人非。」¹²²並其證。今既知今本《文子》每據《莊子》改易《淮南》，則凡《淮南》、《文子》兩書文辭有別者，未必歷代傳鈔致誤使然也，校讎者亦宜全面參考比勘《莊子》、《淮南》、《文子》三書異同，方能有望得實。

二、學者既曾提出書證，以見今本《文子》成書約在東漢之世，則今本《文子》之成書年代其實與現存《淮南》許慎、高誘兩家注釋年代相去未遠，全面比對今本《文子》之詮釋方法，蒐集《文子》對《淮南》之訓詁、疏釋，再比合許、高兩家注文並觀，去蕪存菁，取精用弘，或將有助於《淮南》文義之理解，亦不無裨益。

三、今本《文子》詮釋《淮南》，當中亦有違背《淮南》原文意旨，甚或詮釋錯誤者，凡此皆可商榷。因此，學者研究、語譯今本《文子》，遇有文句難通者，亦宜比對《淮南》相關文句，藉以推斷其義。舉例而言：

淮南·覽冥：田無立禾，路無殄莎。

文子·上禮：田無立苗，路無緩步。¹²³

按《淮南》高誘注：「莎，草名也。」《淮南》「立禾」、「殄莎」對舉，並皆草名，意謂夏桀執政之時，天道反常，是以田無禾苗，路無野草。今本《文子》將「殄莎」改為「緩步」，遂失其義。徐慧君、李定生《文子要詮》依書直解，乃謂：「田無立苗，謂土地荒蕪。路無緩步，謂路無行人。」未免牽強附會。考「緩步」一詞古書鮮見，即有用例，亦僅作實解而用為動詞，未見有借代為「行人」之義。《列子·黃帝》：「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，縞衣乘軒，緩步闊視。」¹²⁴是其例。

¹²¹ 《讀書雜誌》，頁824。

¹²² 《莊子》，頁305，264。

¹²³ 《淮南子》，卷六，頁八上（總頁171）；《通玄真經續義》，卷一二，頁一〇下（總頁455）。

¹²⁴ 《文子要詮》（上海：復旦大學出版社，1988年），頁215；楊伯峻：《列子集釋》，頁54。



A Study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*Huainanzi* by Comparing with the Extant Version of the *Wenzi*



(A Summary)

Ho Che Wah

There have long been controversies about the dates of compilation of the *Wenzi* 文子 and the *Huainanzi* 淮南子. Since the excavation of bamboo manuscripts of the *Wenzi* in Han tomb No. 40 at Ding Xian 定縣 in Hebei 河北 in 1973, it has been confirmed that the latest record in the *Wenzi* was in 56 B.C., which was taken as the end date of its compilation. Although this was after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*Huainanzi* by Liu An in 140 B.C., most scholars, however, still believe that the excavated *Wenzi* was compiled prior to the *Huainanzi*,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an eighty-four-year gap in between. Other scholars argue that there was insufficient evidence in the excavated *Wenzi* to draw a conclusion on the date of compilation. In spite of this row, scholars in general agree that the extant version of the *Wenzi* was compiled after the excavated version of the *Wenzi* and the *Huainanzi*.

By comparing the extant version of the *Wenzi* with the *Huainanzi* comprehensively, 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former modified the latter in various ways, either by summarizing, expanding, or paraphrasing. All in all, it can be argued that the modification was a systematic reworking of the *Huainanzi*. In addition to studying the parallel passages found in both titles, this paper expounds on the typical examples of the different modifications on *Huainanzi* by comparing with the extant version of the *Wenzi* in order to show this extensive reworking.

